

# 中國醫學之特長

東京大學 森田幸門 博士 主講 陳儒益 翻譯

今天有機會和各位見面，衷心實感榮幸。聽說貴校所學並非僅限國際醫學一種，尚且兼及中國固有之醫學，殊令人感到興趣者。

國際醫學即西方醫學，原是本諸法國學者解剖方面的成就發展而來。他們所謂的科學方法是利用解剖、分析和統計等為工具研究出來的。這種方法雖於科學探討上很方便，但在臨床治療上却有諸多的不便，因為病人的身體是活的，其情況隨時都在變化，因之若僅依其病名施治是未盡妥善的。譬如說「胃潰瘍」一病，其症狀並不是每一個患者都是一成不變的，即其尚與遺傳體質和後天之種種因素相關連，以致因人而異。準此，如男、女各患同一之疾病，因其體質不同，若冒然投以同一之藥物，乃屬不精確的療法。即上述「胃潰瘍」之病，單從病理上着眼是相同的，但若從各個角度上看却不盡同。好比我們上日月潭去，從南面看潭或從北面看潭或從上面看潭，於潭則一，但我們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潭景，可知若治療而僅以病名為據是不够精確的。

反之，於中國固有之醫學，却將許多「症候」合起來構成「證」，先抓到「證」，而後對「證」治療。

好比我們手指受傷，於此即產生了病理的變化，但也產生了精神的苦惱，這便構成了病「證」。在中國醫學裡抓住「證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們只要抓到「證」便可以應用五千年來祖先所遺留下

來的藥方和經驗，作圓滿的治療；也就是說只要我們一抓到「證」，再翻查先祖所遺留下來的典籍，則既便是急性病或慢性病都不難得心應手了。

相反地，我們看看西醫方面，雖其經由化驗、分析等方法可以查出血液、脊髓液和大小便等組成數值，然其正確的病理意義，尚難成定論。

現今，在日本有許多大學醫院，試以新藥治療病體，雖其常具特效，但其反作用也很大，故舊病雖癒，新病又接踵以至，似此則「新藥適足以製造新病。」此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朝比奈泰彥教授的論。

西醫之科學治療，不啻將人體當死物看，中國醫學則以病「證」為依據，對人體當活體，而作根本之治療。

我個人認為，一個學醫的人必須先將他學醫的目的弄清楚，到底您將成為一個從事醫學教育的學者呢？還是一個臨床醫師？

如果是臨床醫師，以我四十餘年之經驗，我們中國固有之醫學可以說是最完整的。比如外科病，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不必開刀就可以治癒的。且預防醫學是可與大自然相互配合而作預防的。談到預防醫學，我們中國醫學書籍中有素問一書，除談治病方法外，還談到預防醫學，如治已病與未病有很詳細的記載。於臨床醫學則有傷寒論，對胃腸炎，盲腸炎均有治療實例。故各位首須把西醫學好然後才能研求中醫，則將來必有卓越的成就和貢獻。